



甘子日报
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文化视野

2026年10月23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傲昂嘉措

版式编辑:边强

8

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
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



食竹子的片段为例:镜头由远及近,从绵延的山脉轮廓缓缓沉入竹林;再由下向上,从幼崽的脚掌摇至它攀爬的树冠。由远及近、由下而上的层层递进,既呈现了大熊猫母子的亲密关系,也完整还原了它们的栖息环境——冷箭竹集中分布在海拔两千六百至三千六百米的四川红杉林下,植被色调暗沉,季节变化微弱,但正是这片看似单调的“绿色背景”,支撑着整个种群的存续。

影片依托动物自身行为展开空间叙事。镜头的每一次推移、每一次变焦,都在补充环境信息。观众不必依靠大段旁白,便能窥见完整的山林生态。动物的攀爬、啃食、休憩,把画幅之外的山野缓缓铺展在观众眼前。当大熊猫直面镜头,眼眸透亮有神;当它向上攀爬,镜头随之带出它赖以栖息的冷杉、赖以果腹的箭竹。画面如同澄澈的流水,洗去了认知的隔阂。

荒野纪录片的叙事,从来不局限于动物本身。风雪、山谷、林木、冰湖——一切环境元素都被纳入叙事。观众隔着屏幕观察野生动物的完整生命历程,而越是开阔的拍摄视角,越能呈现丰富立体的荒野世界,让我们读懂冰天雪地之下,万物生存的真实样貌。

清莹秀澈:一部纪录片的视觉美学

“清莹秀澈”四字,用来形容《冰与火之歌》的影像风格,再贴切不过。全片以冷白为基调,高光克制、暗部保留丰富细节,极少使用饱和度夸张的滤镜。冰雪的质感不是一片刺目的白,而是微微泛青的、透着岩石纹理与动物足迹的、有温度的冷。深冬秦岭的雪霁之下,金丝猴的金色毛发在散射光中泛着柔和的暖意——冷调背景与暖色主体之间形成微妙平衡,让严寒之中依然透出生命的热度。

这种澄澈并非天然的馈赠,而是创作团队的自觉选择。镜头很少采用强烈的人造光源,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在雪地、冰面、水体中的折射与漫射。雪地的强反射被悉心控制,不至于过曝;密林深处的暗部被细心保留,让竹叶的层次、树皮的肌理、动物瞳孔中的反光都清晰可辨。景深的处理同样讲究:前景的冰凌、中景的动物、远景的山脊,层层清晰,观众的目光可以在画幅中自由游走,自行选择关注的焦点——信任观众的判断力,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叙事尊重。

也正因如此,“清莹秀澈”既是对高山森林冰雪的视觉概括,也象征着纪录片回归自然本真的观察视角:不渲染、不夸张、不强行赋予意义,只是把荒野原本的样子,妥帖地送到观众眼前。当澄澈的画面上,蓝大翅鸫的蓝紫色羽翼划过青白天空,观众或许会在某一帧画面里突然明白:这冰封大地上的每一次振翅、每一次依偎、每一次迁徙,都是生命写给严寒的炽热回应。

结语

《自然的力量·大地生灵》之“冰与火之歌”,铺展出一幅清莹透彻的中国荒野画卷。“冰”,是严酷的自然底色——漫长冰封、刺骨低温、食物匮乏,是秦岭、阿尔金山、岷山高原共同的生存困境。“火”,则是物种不灭的生命热忱。它是金丝猴在零下十度中彼此相拥的体温,是蓝大翅鸫警戒鸣叫时喉间的震颤,是狼群啃食冰封遗骸时齿间的撕扯,是羚牛幼崽踏出迁徙第一步时的踉跄与坚定,是大熊猫母子林间嬉戏时竹叶簌簌的声响。

这团看不见的火,没有形状,却驱动着每一个生命在绝境中向前一步。冰雪从未扼杀生命,恰恰是严酷的环境淬炼出万物顽强的韧性。在冰与火的往复之间,野生生灵完成繁衍、传承,将生存的本领一代代交付给后代。这部纪录片以澄澈透亮的镜头语言,记录下这一切,也提醒着我们:那些看似静默的冰封之下,始终有火在燃烧。而这团火,已经燃烧了千万年,还将继续燃烧下去——只要大地还在,生灵还在,冰与火的歌谣就不会停歇。

横亘中国中部的秦岭,绵延一千六百公里,是中国南北方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。它塑造了南北迥异的气候,莽莽密林间栖息着川金丝猴。每年二月,秦岭深冬,日间均温低至零下十摄氏度。凛冽寒风中,金丝猴彼此依偎,以族群的热度抵御漫长的严寒。

中国荒野的生命礼赞 冰与火之歌

影评

陈可欣

杜甫曾写下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,所咏叹的西岭,便包含如今的四姑娘山。初冬时分,高山沙棘灌木结出累累红果,引来蓝大翅鸫。因其嗜食沙棘,当地人称它为“酸枣雀”。蓝紫色羽翼划破清冷的山野,鸟群分工默契:一部分埋头取食,另有个体担任哨兵。一旦天空浮现高山兀鹫的威胁身影,哨兵即刻发出警戒鸣叫,整群蓝大翅鸫瞬间撤离。依靠族群协作,它们在高山险境中获得了安稳的餐桌。

青藏高原东北缘的阿尔金山脉,东接祁连山,南抵昆仑山,海拔三千米以上,一年冰期长达九个月。唯有五月,冰雪才会短暂消融。冰雪稍退,野狼便活跃于高原旷野。狼群以家庭为单位集群狩猎,目标常常瞄向体型庞大的野牦牛。猎取牦牛幼崽代价高昂——成年野牦牛的反击足以致命。但当狼群幼崽饥寒交迫,冰湖上一具去冬冻死的野牦牛尸体,便成为整个狼群赖以存续的馈赠。冰封完整保存了遗骸,狼群得以饱食,挺过最难的时节。

岷山深处的唐家河,海拔三千米的高山草甸上,生活着国内规模最大的羚牛种群。每到夏季,一千三百余只羚牛迁徙至此,采食丰茂牧草;九至十月,又向着低海拔地带迁徙,横渡山谷冰河。幼羚牛成长的第一课,便是追随族群,牢牢记住这条漫长的迁徙路线,最终成为不会掉队的家族一员。

季节往复轮转,一代又一代幼崽在镜头中成长。华子鱼逆流穿越湍急溪流奔赴产卵地,完成繁衍之后再游回栖息地。对于野生动物而言,族群的存活率远比个体重要。长辈对幼崽无微不至的照料,一代代跨越寒暑,为生存奋力抗争。物种将生存本领代代相传,在冰封大地上演绎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——这,便是属于高原山野的冰与火之歌。

视域拓展:影像如何打开荒野

人类肉眼的感知范围终归有限。胡塞尔的“视域”理论指出,人的视觉存在天然盲区——我们站在山脚望不见峰顶的落雪,站在林外看不清竹丛深处的母子依偎。而纪录片的镜头,正是在有限画幅之内确立视觉焦点,将人难以直接捕捉的景象筛选、呈现,拓展我们感知自然的边界。

《冰与火之歌》的镜头,有一种令人安静的穿透力。它很少依赖快速剪辑或夸张音效来制造紧张,而是以沉稳的景深调度和自然光的忠实捕捉,将高山荒野的辽阔与细微一并收入画框。观众获得的不是被强行推送的视觉奇观,而是一扇可以自行望出去的窗——窗内有秦岭的雪幕、四姑娘山的蓝顶、阿尔金山的冰湖,窗外的凝望,则是一次次无声的精神远行。

优秀的纪录片画面承载海量自然信息,又做到精简含蓄。画面与声音共同构筑影像语言,经过摄制团队的审美化处理,原始素材得以升华为艺术表达。最动人的案例,莫过于片中那只沐浴暖阳的小熊猫:暖融融的林间光影中,小熊猫缓缓睁开琥珀色的眼眸,瞳仁中映出斑驳树影。不远处,大熊猫母子缓步而来,嬉戏打闹之后埋头啃食竹子。为规避林中天敌,熊猫幼崽爬上冷杉休憩。镜头稳稳推进,我们甚至可以看清它颤动的睫毛——这一刻,屏幕不再是阻隔,而成了通往密林深处的甬道。

镜头调度:空间的叙事力

为了让观众读懂完整的生存环境,影片充分挖掘画面的纵深关系。以大熊猫啃

暖的底色。写乡土吃食的一辑以味觉为乡愁纽带,从冰粉、红苕渣到家常泡菜、荷包蛋,“胃比脑袋更忠诚”一句,道出了人间烟火何以成为亲情与伦理的容器。这与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所揭示的乡土伦理一脉相承:在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里,人情暖意是最柔韧也最有力的黏合剂。而写插秧、打谷、改田、秋收的诸篇,又接续了沈从文、汪曾祺以来以审美态度观照乡土的传统,把粗朴的农耕日常写出了诗意。

作者并不回避物质的贫瘠与人情的计较,只是把这些处理得极为克制,藏在细节的缝隙里,需要读者细心辨认。这种“不回避也不放大”的分寸,正是全书情感最见功力之处。他亦以共情万物的开阔拓宽乡愁的边界:《怀念一条狗》以相伴生灵的离别映照乡土的纯善,让“乡愁”从人与人的伦理延展至人与万物的温情。文铭权笔下的黄泥河不在远方,就在故乡的炊烟、河湾与乡音里,是海德格尔所谓“诗意地栖居”在当代散文中的一次具体兑现。

三、民间叙事:乡野“龙门阵”的文化根脉

本土乡野传闻与民间“龙门阵”的融入,赋予了《黄泥河》独一无二的文本辨识度与地域文化价值。《隐身的故乡》《大蛇的踪迹》《鱼窝子》《正午进村的红衣女人》等篇,收录了大量代代相传的乡野奇闻;写乡野人间百态的诸篇,则把笔触探向铁匠、篾匠、剃头匠、民办教师、赤脚医生等基层手艺人与普通乡民,忠实记下老手艺的兴衰与底层命运的起伏。

作者并未刻意渲染诡异、曲解民俗,而是把这些虚实交织的叙事视作地域乡土文化的核心载体,让乡野奇闻在平实的复述中显出敬畏与温情,而非猎奇与怪诞。巴赫金盛赞民间话语的开放与鲜活,陈思和也强调“民间”作为文学立足点的文化意义。黄泥河的山水草木、风土人事,正是依托这些口耳相传的传说留存下珍贵的岁月印记,其背后是一方水土独有的集体精神与文化想象。

民间叙事的“文学化”与“文化留存”之间素来难以两全。作者的解法,是以第一人称“我”的童年经验为媒介,让“听来的故事”与“亲历的场景”交织在一起。这一带有个人面孔的探索,为濒临湮灭的乡土民俗留存下一份可贵的文学文本,也与列斐伏尔关于空间承载社会记忆的思考形成对话,为川中地域民间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样本。

四、语言美学:方言质感与文学灵韵的双向抵达

语言层面,《黄泥河》较好地实现了乡土质感与文学美感的相互成全。周作人论散文讲究“言志”与趣味,汪曾祺的乡土文字则以平淡质朴、韵味悠长见长;文铭权取径于此而自成面貌——行文自然融入地道的川中方言俚语,句式长短错落,文风松弛舒展,叙事、写景、抒情浑然交融。

写农耕劳作与传统手工艺工序,文字翔实精准,见出近乎考据的诚恳,如写面食制作“先让它醒一阵”,工序历历如在眼前;记乡野趣事与民间传闻,文笔灵动诙谐,深得“龙门阵”的叙事三昧;抒写乡愁情思与故土感悟,语调含蓄温润,共情力十足。方言入文是一把双刃剑,用得不好便成阅读隔阂,而作者多在方言首现处以语境自然暗示其义,不靠生硬注释,让外地读者也能渐渐进入黄泥河的语言世界。正是在这样的文字里,本雅明意义上即将消散的乡土“灵韵”,得以在纸页间重新聚拢。

结语

文铭权以笔墨为黄泥河立传,从乡土器物、烟火饮食、农耕百业到民间叙事,全方位构建起一方水土的文学版图,以克制温热的笔触留住了川中丘陵独有的烟火人情与乡土温度。上承鲁迅以降的游子还乡传统,旁参汪曾祺、刘亮程等当代乡土散文的美学经验,《黄泥河》在个人记忆与集体乡愁、地域质感与普遍情感、民间话语与文学审美之间,找到了一条稳健而温润的中道。在乡土记忆日渐流失的时代背景下,它为当代乡土散文地域化、本土化的创作提供了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范本,也让读者看到:地方性书写并不必然意味着局促,把一条小河写深写透,同样能抵达普遍的人间情感。

读罢掩卷,那条黄泥河仍在纸页间静静流淌——它流经的,是作者的童年,也是每一个离乡人再也回不去、却永远剪不断的来路。

乡土散文是当代散文创作的重要一脉。自鲁迅《故乡》确立“离去—归来—再离去”的游子叙事原型以来,一代代写作者立足故土落笔,以文字定格乡情风物、打捞日渐消逝的乡村记忆,完成游子与故乡的隔空对话。在城镇化持续加速、传统乡村文明面临整体性消逝的当下,这种书写更带有一层“抢救性”的文化意味。本雅明曾感叹,机械复制时代里艺术的“灵韵”正在消逝;而散文写作者以个体记忆去挽留的,恰恰是整个乡土世界的灵韵。文铭权的散文集《黄泥河》(花山文艺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),正是在这一语境中生长出来的一部作品——地域特色鲜明,情感真挚饱满,文化底蕴丰厚。作者以游子视角回望川中故土,借一条“黄泥河”的水脉为一方水土立传,也为一代人留存下共同的精神底色。诚如凌仕江在序言中所说,这是作者“向世人打开一扇朝北的小小的窗”。

一条河流里的乡愁中国

书评

王益

一、地域质感:作为“地方性知识”的乡村图景

纵观全书,作者不作空洞的宏大叙事,也不以尖锐的批判为姿态,而以真实的乡土现场、细腻的生活细节、真挚的故土抒情为内核,扎根川中丘陵的乡村实景。美籍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《恋地情结》中指出,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,往往建立在具体可感的物质环境之上。黄泥河之于文铭权,正是这种“恋地”情感的源头——河流、田畴、村落,构成他全部乡愁的生活底座。《黄泥河》之所以立得住,正始于这份对脚下土地近乎执拗的深情凝视。

更可贵的是,作者以近乎档案学家的耐心,系统留存了大量濒临消散的乡土细节:望天田、晒坝、赶场、坝坝宴、坝坝电影,腊月还乡、养蚕薅桑、打谷晒粮,一桩桩、一件件,几乎汇成一部川中乡村的“地方性知识”总汇。尤为见功力处,是他善于点化寻常器物的文学意蕴:写背篋不止于形制用途,而以“单峰驼”作喻,把负重劳作的乡民与沉默忍耐的骆驼勾连起来;把遮风挡雨的蓑衣斗笠称作“铁血船”,让日常用具由此获得“渡”的象征意味。一喻之间,农具便从用具升格为生存姿态的隐喻。这种以小见大的笔法,让个人微小的成长记忆得以映照一方水土的整体变迁。

而这条由近及远、由私及公的书写路径,也正暗合全书的编排逻辑:五辑次第展开,从私人童年起笔,经烟火饮食、农耕百业、匠人群像,最终荡开为乡野风物与故土哲思,各有侧重而又互为补充,恰如以个人为圆心层层扩散的“记忆的年轮”;这也呼应了扬·阿斯曼在《文化记忆》中对个体记忆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层级区分。

二、情感表达:克制温热与乡土伦理的温度

全书的乡愁基调克制而温热,不作刻意的苦难渲染与情绪堆砌,而以平凡烟火的悲欢搭建起厚重的故土图景。雷蒙德·威廉斯提出“情感结构”之说,认为特定时代的人们共享着一种尚未被言明的情感质地;《黄泥河》所传达的,正是城镇化时代一代人普遍而微妙的乡愁情感结构。

亲情是全书的情感内核。母亲灶上的烟火吃食、父辈田间的勤恳耕耘、祖辈宽厚的善意,共同铺成作品最温